

■家庭相册

# 父亲的目光像月光

□宋丽华 文/图

电话铃声在大半夜响起，我摸索着拿起手机，看见是母亲的号码，立马心惊起来。对于家中老人年事已高，最是害怕午夜铃声，怕它带来坏消息。

接起电话，我连珠炮一样追问母亲哪里不舒服。母亲说：“闺女，我梦见你爸了，有多少年不曾梦见你爸爸了。”

父亲去世有二十年了，在这漫长的七千多个日日夜夜，父亲的身影没有一刻离开过。

六岁那年，我患了重病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活不下来，父亲像乞丐一样，挨家挨户的你一块我五毛的去募捐，凑够了我的手术费，我才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。父亲却因为着急上火，嗓子里长了很大的脓包，严重到说话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家里已经空无一文，连米钱都是母亲卖了家里的猪仔才勉强接济上。要强的父亲，在我和母亲地泪眼朦胧里，用衰弱的声音说：“没事，莫哭，我死不了，阎王爷不会收我的，没我你们俩怎么活下去。”

母亲问父亲想吃点什么，父亲说，捞点小米干饭吧。待米饭做好后，父亲盛了一大碗，看着眼前的一大碗饭，父亲的眼珠盯着一动不动，那姿态像是一件生死大事摆在面前。

父亲拿起筷子，使劲地往嘴里扒拉着滚热的小米饭，头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，费力地咀嚼着，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使劲往下咽。父亲咽下去的瞬间，“啊”的大喊一声，随之嘴里喷出一大口带着血的米饭，眼泪随之下来，母亲早就哭成一团。

父亲说他看过一本书，里面写的人曾经也害过这病，就是用滚热粗糙的小米干饭，硬生生地挤坏了嗓子里的瘤子。虽然是看过，可是自己心里也是没底，抱着向死求生的念头试一试。果真



挤碎了咽喉里的脓包，一大口脏血的流出，随后是父亲的新生。

十五岁，我离开农村贫困的家，去外面闯荡，在外面过着浮萍似的生活。每次我从外边回来，几乎都是深夜。夜里推开栅栏进屋时，迎接我的都是父亲抑制不住惊喜的目光，就像是他望着窗外已经有了几千年，单等我出现一样。

问我怎么这个时候才到家，路上吃东西没，现在饿不饿……一连串的问题，却从不说一句“闺女，别走了，爸想你”之类的话，他知道自己女儿心中有一个大的梦想和世界，他帮不得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去阻挡。

母亲也会抛过来几句，“闺女，饿了吧。”母亲的话刚讲完，父亲突然生气起来，“这么半天

你干什么了，饭菜还没给她弄好？肚子要给你饿坏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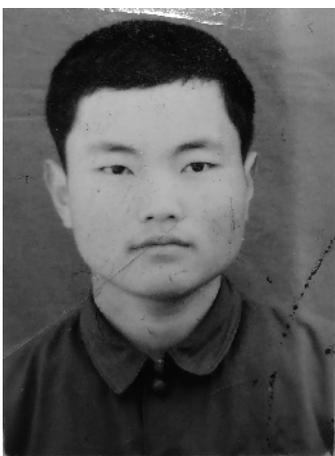
我坐在父亲的对面，像是他失而复得的宝贝，总要我坐在他面前好久，絮絮地同我谈着家常，讲述我离开后家里发生的一切大小事，毫不厌烦从头至尾的给我说起，有时候自己还加上一点评论和心得，然后就是一件一件询问我外面的情况，听我讲出来，他就像是得了安慰，在我身边一样，也会不时的加入一些点评，就这样聊了一整个晚上。

爸爸，我的爸爸呀，今天接到母亲电话，我又回了家，又像往常一样半夜赶到家里。可是再也没有你等待了几世的目光和那些絮语，你在天上看着我呢吧，因为今夜的月光如此明亮温柔，像你的目光一样。

■青春岁月

# 那年中考我发烧

□李凤高 文/图



1980年我16岁，在家乡7个村子的联合中学上完初中，下一步就是考高中，考上就继续上学，考不上就要回乡务农或另谋出路。

这时候的中考，我们属于“筛漏子”。因为特别优秀的尖子生，早已在毕业前一学期，被单挑进入县里的重点初中，他们面临的将是，要么考中专，要么考县城的重点高中。而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有唯一的选择，就是全力角逐县城的一所普通高中。

记得临考前一天，我还特意去看了考场。考场就设在我们的目标高中校舍内。一早，我从村子里约上几个应试的同学，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，步行8里地，来到那所我们既陌生而又向往的校园。校门口有一条小河，穿过石桥进入校园，两排崭新的石头到顶的平房校舍映入眼帘。虽然没有楼房，但相比我们乡村的学校，这里已经非常现代。我们拿着准考证，由学校工作人员领着到考场里面看了自己的位置。就连看到教室里的日光灯都异常兴奋，因为当时我们村里还没通电，点的还是煤油灯。我非常希望能够考上这所高中，当时我们村里高中毕业生很少，若是

考上了，家人都跟着荣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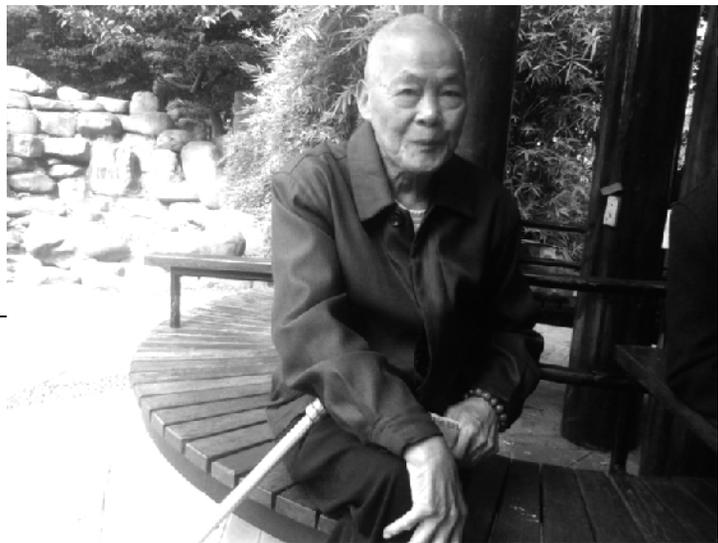
夏日里一阵云彩一阵雨，在看考场回来的路上，一场急雨将我们浇成了落汤鸡。夜里我就开始发烧，母亲给我吃了安乃近、土霉素。第二天一早还是有点烧，身子感觉发飘，母亲问我还能不能去考试，我说必须去，盼了这么多年，我得去拼一下。

我晕乎乎走进考场，能答的会答的题我都做了。直到考完试，我还是烧得嘴唇发干，有点迷糊，反正尽力了，听天由命吧。

回到村里，这次可是放长假了。我每日跟着父母下地割麦，不几天就把自己晒成了“非洲兄弟”，村里的婶子大爷大娘们看了都打趣我：“白面书生白瞎了，可惜呀！”

就这样忙过了麦季，在知了的叫声里无奈地徘徊等待，等着等着，都等忘了自己。

一天，母亲和婶子大娘们，正在小胡同里的七大娘家门口的葫芦架下搓麻线、纳鞋底、闲聊，邮递员叔叔响着清脆的车铃将高中录取通知书递到了我手上。我当时真有一种“范进中举”的痴癫感觉。顿时，母亲也在众人面前添了些许的荣光。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**图片故事**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**工友情怀**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图片故事

# “楼长”是个老党员

□刘兵 文/图

自从女儿转入那所重点小学后，为方便孩子接送，我和小妹换了房。她家位于老城区一幢旧宿舍楼里。安顿好，小妹专门嘱咐我：“对门老罗头有些怪，特爱管闲事，最好别惹他。”

时间一久，邻居告诉我，这老头确实有点“怪”：他老伴走得早，之后就一直独居。退休金不高，却默默地为两个贫困学生助学。时常把在国外的儿子寄来的外汇捐给社会上的慈善机构；老爷子精神头特好，虽说年近八旬，声音洪亮，行走如风，嗜好喝点小酒，没事了就在小区里转悠，碰到看不惯的事就朝人吼，还动辄说“我是个老党员，又是‘楼长’，这事就要管到底”。

摊上这么个倔老头做对门，我们尽量避开他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很少与他打交道。

没想到，你不招惹他，老头子却自己找上门来。

入住后半月，那天我在家看电视，大门被撞得山响。开门后，老罗头满脸铁青，劈头盖脸地说：“小刘，你们来了不怎么搭理人我不计较。可原来那户人没跟你说过？今天轮到你们家打扫楼道卫生。小同志，要有点公德意识啊！”

还有这“规矩”啊？小妹的确没讲过。怕老头上火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妻子赶紧从六楼扫到一楼，还把楼梯扶手仔细抹了一遍，害得妻子错过了公司的班车。罗大爷出门去买报纸回来，看到到处清清爽爽、干干净净，点点头，肯定道：“还不错。以后把日子记清楚，最好不要我这个‘楼长’催！”

领教了罗大爷的厉害，我们

变得更加小心翼翼，垃圾不敢随手丢，出门把一楼的门轻轻带上，不像以前那样“咣当”一下，怕被罗大爷撞上，又少不得一顿尅。

说来也怪，由于老爷子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，不光我们这栋楼，就连周围的宿舍也变得很整洁。据说，由于罗大爷的威名在外，几乎没有小偷光顾这里。老爷子虽然有点凶，但大家觉得他一身正气，敢说敢管，不图名利，是宿舍楼的保护神和环境大使。

尽管老爷子难以接近，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他柔和的一面。有一次，他竟然面目慈善地叫我去他家坐坐。家里摆设很简单，一年四季换洗的就那么几件衣服；

下酒的就是一盘花生米和咸菜。见此，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苦自己。

他跟我谈起了自己的经历，15岁当学徒工，18岁入党，搞了几十年的机修，多次被评为市里的劳动模范，退休后给人家当了多年的门卫。唯一的儿子早年出国，挣得比较多，但他没有靠儿子养老。有一次回老家，他看到乡亲们仍比较穷，便“认领”了两个山区的孩子，承诺给他们提供学费，一直到上完大学。他做这个“楼长”也是大家推举的，好发挥一下余热，能跟周围的群众有密切的联系，打成一片。

至此，我对这位外表倔强，内心柔和的党员“楼长”多了一份敬重。